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列標題(標題內容須含：選送生獲補助年度、薦送學校系所、年級、中文姓名、前往研修國家及國外研修學校名稱)

獲補助年度	103
薦送學校、系所、年級	法鼓佛教學院 碩士班二年級
中文姓名	楊鎮鴻
研修國家	美國
研修學校	柏克萊聯合神學院
一、緣起 二、研修學校簡介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五、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六、感想與建議	

備註：

1. 請依規定標題書寫，但格式仍請自訂
2. 容量限制：8MB
3. 請個人書寫，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一、緣起

法鼓佛教學院是一所極具特色的學校，完全不同於我先前大學所就讀的一般大專院校。由於法鼓佛教學院的師生人數規模相對地嬌小，可說是一個真正的小型「家庭」，隨著你在學園的時間一久，你可易輕易地認出來多數的教職員和同學。雖然它是一所非常年輕的學校，但其辦學經驗和學術資源的累積，仍可追溯其前身中華佛學研究所。而法鼓學院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與法鼓山僧團共處於同一個生活環境中，並受益其各種資源的共享。這一用意可追溯到創辦人聖嚴法師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如「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三大教育」和「解行並重」等等，而這些理念也反應在這所學校的諸多課程規畫之中。

由於佛教的歷史悠久，並於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形成廣泛的影響。佛學研究或是佛教研究在當代的學術版圖之中，難以單純地僅僅被視為一個特定的學科(discipline)，並遵循著一套既定的研究方法，反而呈現出一種更廣泛的研究領域。除了佛教傳統中既有的註釋解經之外，近代也陸續可見多種研究議題的剖析，從思想、義理、哲學、歷史、考古、藝術、建築、社會、文化，甚至更多應用面的連繫和當代的新嘗試，如：生死學、心理學、經濟學、腦神經科學等等。

雖然佛學研究可以有如此多元的嘗試，然法鼓的學風其實如同另一個佛學研究的重鎮—日本，特別強調於語言文獻學的根基。我猜想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做為一所同時強調宗教情操的學院，自然而然地也極為重視「經典」中所承載的意義。第二，則可追至佛教研究在近代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形成和演變，以及其對台灣學界的影響，這一點比較複雜便不在此詳述。因此，在法鼓的課程中「語言」是一項關鍵要素，它也能夠提供學生各項豐富的學習資源，不論是梵文、巴利文、漢文、藏文的經典語言，或是做為研究語言的英語和日語等等，皆可呈現為一堂獨立的課程或是充斥於每周的閱讀作業之中。可以打趣地說，法鼓佛教學院比一般大專院校的外文系，還要更像真正的「外文系」。當然，這些語言的學習並非無所助益，它作為一種工具幫助你能夠從不同視野來看待一個問題。當下的我卻難以體會其中的奧妙，但反是在這一年的國外學習之後，才能慢慢地有些省思。

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出國學習，並非在我起初的入學規畫之中，但隨著碩士二年級的到來和陸續課程的進行，我才開始更加留意這一方面的訊息，並一面向剛剛以交換生身分回國的學長與正在美國當交換生的同學打聽和收集情報，經過和幾位同學討論並思考之後，我決定嘗試申請這一難得的機會。做出這一個決定並不難，雖然我在大學時期就曾經以打工度假簽證的方式在澳洲有過旅行和工作的經歷，但並未在台灣以外的國家接受過正規的教育，所以更家希望能把握這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申請的理由和動機皆很單純：不僅希望可以提升英語能力，也能親體驗美國的生活和其學術研究，或觀察佛教在美國發展樣貌。藉由這些沉浸在另一種生活形式之中的機會，探索自己和思索碩士論文的不同方向。

二、交換學校簡介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位於美國加州灣區，相對於舊金山灣的東北邊和奧克蘭的正北方。其氣候溫暖又乾燥，雖然年均溫差距不大，但早晚溫差卻很端怪異的是一天當中最冷的是凌晨到近中午，而最熱的是從下午到晚上。一年下來讓我感覺除了一、二周的冬天，似乎只有春天和秋天兩個季節。由於加州的農作物極為豐富，市場內的蔬果種類豐富選擇多元。不過加州今年也因為降雨量過低而缺水，柏克萊地區一年的降雨天數加起來還不到一個月，使得加州必實施區域性的輪流限水時，幸運的是柏克萊卻不受此影響。



柏克萊的地理位置



柏克萊的著名地標：柏克萊大學的 Sather Tower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IFS)與其隸屬的 Buddhist Churches of America (BCA)皆為日本佛教中的淨土真宗所創，IFS 最初在美國的使命是提供日本淨土真宗海外傳教士培訓課程，也因此與淨土真宗在日本所創立的龍谷大學有諸多密切的合作。1985 年 IFS 加入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GTU 柏克萊聯合神學院)，此一聯合神學院是由柏克萊近區的許多小型研究所一同組成，並共享彼此的課程和學習資源，IFS 也是目前 GTU 唯一提供佛學研究學位和課程的單位。另外由於地緣之便，GTU 也和鄰近的名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UCB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 Stanford University(史丹佛大學)締約，提供圖書館館際合作以及跨校選課。

隸屬於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底下的機構，共有八間學院、十二所研究中心。如下：

- American Baptist Seminary of the West
 - Church Divinity School of the Pacific
 - Dominic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 Jesuit School of Theology of Santa Clara University
 - Pacific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ELCA)
 - Pacific School of Religion (PSR)
 - San Francisco Theological Seminary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 Starr King School for the Ministry (Unitarian Universalist)
-
- The Asia Project
 - The Black Church/Africana Religious Studies Program (BC/ARS)
 - The Center for Islamic Studies (CIS)
 - The Center for Jewish Studies
 - The Center for the Arts, Religion, and Education (CARE)
 - The Hindu Studies Initiative
 -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Buddhist Churches of America)**
 - Patriarch Athenagoras Orthodox Institut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 Center for Theolog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 New College Berkeley
 - Women's Studies in Religion
 - School of Applied Theology

而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本身則提供三種學位學程、四種專業學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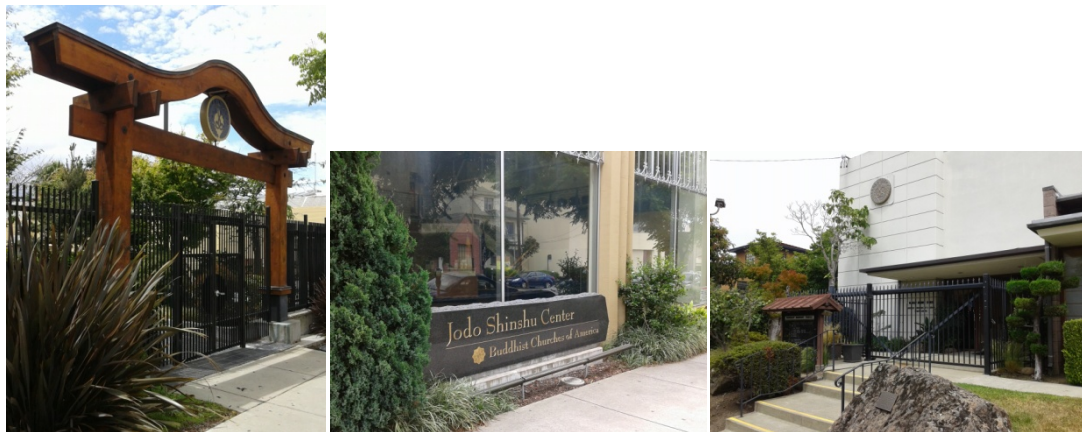
- Master of Arts (GTU-common MA) in Buddhist Studies
 - Master of Buddhist Studies
 - Master of Divinity
-
- Certificate in Buddhism and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 Certificate in Buddhist Chaplaincy
 - Certificate in Theravada Buddhist Studies
 - Kyōshi Certificate Program

由此可見，即使 IBS 如同法鼓佛教學院皆是小型的教學研究機構，而我也僅是以 IBS 交換生的身分到此學習，但其學習資源和課程選擇的豐富，讓人卻仿佛身處於一座柏克萊的大學城中。

校園

由於 IBS 兼具宗教教育和宗教服務的使命，IBS 與日本淨土真宗在柏克萊的分院 Berkeley Buddhist Temple 也是一前一後的比鄰而居。而 IBS 的校區也稱為 Jodo

Shinshu Center，其包含 IBS 教職員的辦公室、共用廚房、貴賓宿舍、學生上課的教室、圖書館和書店等等，以及一間可舉行學術會議或宗教活動的日式佛堂。由於宗教神職人員兼具學者的身分的現象，不只在西方國家的基督宗教，甚至在佛教界中也已漸漸普遍。平時課堂上的教授在周末或假日也是寺院中的宗教師，IBS 也有不少此類具有雙重專業的師資。因為皆是淨土真宗所創辦的緣故，IBS 和日本龍谷大學(Ryukoku University)有非常緊密的合作，Jodo Shinshu Center 經常成為龍谷大學學生海外學習和參訪的一個據點，因此 Jodo Shinshu Center 內也設有一個龍谷大學的辦公事。



Jodo Shinshu Center & Berkeley Buddhist Temple

宿舍

由龍谷大學在柏克萊的辦公室前身所改造，仍為兩層樓的木造舊式建築。一樓擁有兩間客房、一個寬敞的客廳、一間圖書室以及最重要的廚房，二樓主要是九間單人客房，以及一間提供打坐或唱誦空間的佛堂。除了 IBS 的學生之外，有也幾位老師住在這裡。

圖書館

從宿舍走到 IBS 的和圖書館或是和 GTU 的圖書館皆約 20 分鐘左右，但兩者的方向不同。而走到 UCB 的校區卻只要 5 分鐘，其圖書館只要 15 分，又考量到藏書量和空間，我大多傾向去 UCB 校區內的圖書館，特別是主圖書館以及東亞圖書館。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Library



UCB Doe Library



UCB East Asian Library (C.V. Starr Library)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Buddhism*

授課教師：Prof. Richard K. Payne

這堂課的旨於向同學介紹佛教研究與其研究方法的議題。每周由一位同學負責帶報告一篇指定論文，並帶領大家討論文章的內容和論證，並回應同學們的問題。老師則會在一旁適時地補充，並且在最後歸納和總結此篇論文重要之處、方法論上的意涵和侷限。

指定論文的範圍從方法論的整體觀念開始，佛教研究、學科和理論的關係、佛教經濟學和寺廟經濟議題、儀式研究、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歷史和史學研究、傳記研究、考古學和物質文化、文獻學(文本與經典)、性別議題、哲學等等。評分方式除了課堂討論、論文導讀之外，還要根據 GTU 的要求格式撰寫一篇自己的碩論大綱。

- *An Introduction to Shin Buddhist Thought*

授課教師：Prof. David Matsumoto

這是一堂基礎課程，課程設計從歷史、教義、思想、社會等不同角度來介紹日本淨土真宗(Jodo Shinsu, Shin Buddhism)。授課老師 Matsumoto 教授同時也是 Jodo Shinsu 的 minister 以及 Berkeley Buddhist Temple 的現任住持。評分方式除了參與課堂討論之外，每人負責一次課堂報告和撰寫一篇期末論文。

對我而言，這堂課中值得觀察之處有：一、觀察同時身為學者和宗教師身分的 Matsumoto 教授，如何在不同場合對應不同的聽眾來解釋真宗的教義，以及他如何處理學術信仰之間的張力或矛盾。二、由於日本佛教所依據的經典，大多是漢譯佛典和中國祖師的著作，因此日本佛教如何消化與本土化的發展，也是一項觀察和思考的重點。例如，日本人透過訓讀的方式來解讀漢文，雖擁有一個更加自由的解讀空間，但也形成他們不同於中國祖師的理解。三、近代日本佛的傳教發展，淨土真宗在美國以及民國初年之際在中國的布教模式。四、觀察淨土真宗或日本佛教的淨土思想對當代社會議題的回應，比較台灣各佛教團體對「人間淨土」的實踐。

- *Topics in Shin Buddhist Thought: Shinshū Ōtani Thought*

授課教師：Prof. David Matsumoto

這堂專題課程延續先前的基礎課程 *An Introduction to Shin Buddhist Thought* 來進行，選修條件是先修過基礎課程。Shinsu Otani 即是真宗大谷派，由於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即是強烈鮮明的宗派意識，淨土宗本願寺曾於 16 世紀初發生繼承問題的糾紛，又因德川家康的政支持和政治權力介入，因而分裂出大谷派東本願寺，而原先的龍谷派西本願寺有別，但雙方皆以信奉阿彌陀佛與以親鸞為開宗祖師。西本願創辦日本龍谷大學和 IBS，而東本願寺則創辦日本大谷大學，兩者雖地理位置相近，在學術研究上也多有合作來往，但彼此對教義的詮釋路線確很不同。因此，David Matsumoto 教授也特地邀請不同背景的學者、minister 在課程中給予演講。

這堂課的範圍從日本明治維新到當代，大谷派思想家對淨土思想的詮釋，特別是在這一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西方文明、基督宗教與科學的衝擊和挑戰所作的回應。相對於東本願寺所發起的「新佛教運動」，大谷派的詮釋策略則為「精神主義」，兩者的詮釋路線仍一直延續至當代。對我而言，這堂課的觀察重點，除了比較東西本願寺的差異之外，仍是放入中國佛教的脈絡來思考。特別是大谷派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曾在中國和台灣進行積極的傳教活動。由於日本佛教和日本政府的軍事行動、殖民主義相互支持的關係，加上中日佛教的詮釋差異，皆導至日本佛教在中國的傳教難以在地化。日本戰敗之後，真宗與其它日本佛教宗派的勢力也迅速地在中國衰退。但因為日本佛教在西方的傳教活動、學術化研究皆比中國佛教還早發展，使得日本佛教在知識傳播的層面上具有實際的影響力，不僅影響西方民眾對於佛教的認知，也能影響中國佛教對於自身的想像。

●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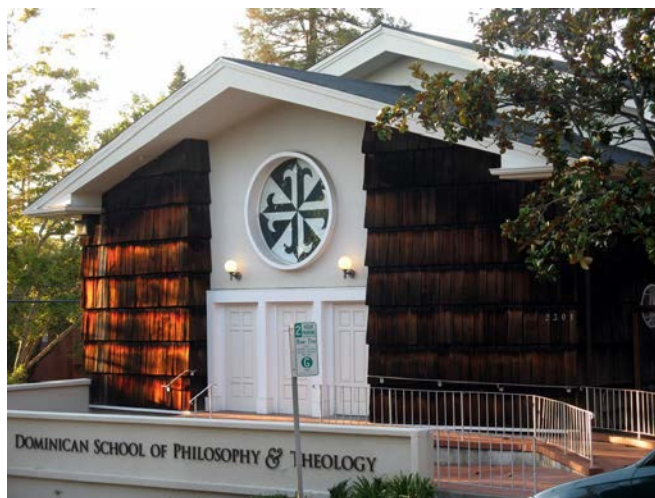
授課教師：Prof. Justin Gable

這堂課是由 Dominic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DSPT)所開設，如前所提，所有隸屬於 GTU 底下學院的學生都可以自由地選修其他學院的課程。DSPT 也是一所類似 IBS 的小型規模宗教性質的研修學院，主要提供神學和哲學碩士學位課程。授課老師也同時兼具神父和學者兩個身分，這堂課也是 DSPT 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因此不只選修學生很多，且超過一半的同學都兼具基督教的神職人員的身分，觀察他們如何調適學術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平衡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使人意外的是，老師和同學對當代哲學和科學，對基督宗教的批評和挑戰皆很熟悉，他們甚至毫不忌諱的侃侃而談。

這門課程內容是從 19 世紀到 20 世的西方哲學思想，進行次序以地域和語言來區分，前半部分多集中於英語系的英美分析哲學，後半部則以德國和法國為主的歐陸哲學為主，並依照時間發展的次序來進行。每周上課之前，老師都會要求學生在閱讀二至三篇文獻，並且在網路學習平台上回答他所提出的三個問題，上課的討論也可從這些問題開展。另外，學生必需參加期末筆試和撰寫一篇期末論

文。

西方哲學家在方法論的議題上往往有許多獨特精闢的見解，且可能影響西方思潮和學術走向的動力，加上許多宗教學和東亞研究的經典著作中皆有一定程度的哲學思辨，皆是促使我選修這門課的原因。雖然我付出許多時間和精力在這門課，但因為知識背景的缺乏（這是一堂進階的課程，學生往往先修過中世紀哲學史、近代哲學史），以及指定閱讀的文章也都是一手文獻而非教科書或導論，皆使我的學習倍加艱辛。



Dominic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既然我的主修是宗教學和佛教研究，課外活動的實際參與和觀察體驗也和正式課程一樣的重要。此小節我大概地區分為二：一是與宗教寺院和宗教活動有所關連的課外學習。二是一般的日常生活和美國文化的體驗。當然，兩者並非決然地劃分界線，只是此處排序上的方便。

佛教在美國的發展非常的多元，但因為不同傳統在美國傳教時間先後有別，目前南傳上座部佛教與日本佛教在美國的發展相對地蓬勃，藏傳佛教次之，而中國佛教則是相對較少。雖然我不確定柏克萊佛教寺在的確切數量，但我曾經參訪過的即有南傳的泰國佛教、日本曹洞宗和淨土真宗的寺院，中國佛教萬佛城在柏克萊的分院，可惜附近的一座藏傳的寺院不曾參訪過。除了柏克萊地區，我也曾經參訪過台灣法鼓山在 Fremont 的分院以及佛光山在舊金山的三寶寺，中國近代傳奇高僧虛雲大師的徒弟之一，即佛教僧侶中最早一批至美國弘法的宣化法師創立於 Ukiah 的萬佛城，泰國上座部佛教無畏山派位於 Redwood Valley 承襲 Ajahn Chah 禪法的 Abhayagiri Buddhist Monastery。

台灣佛教的寺院雖然並非全年無休的開放，但大多時候遊客和信眾仍可前往參觀或參拜，也大多有駐點的僧侶或神職人員提供諮詢或服務。但在美國僅有部分如此，如已經自成一個生活圈的萬佛城以及發展最具規模的佛光山分院，多數的地域形或小型的寺願卻只能在周末或其固定的活動時間對外開放。且為了要適應美國的文化，寺願運作的形態、內觀設計(許多佛教寺院都是從廢棄的教堂改造)、布教方式、Dharma talk 的內容等等皆產生程度不同的變化。例如：

一、以柏克萊的泰國寺院為例，其寺院的信眾為了替寺院募款，在每周六皆會在寺院的廣場舉辦類似園遊會的泰國食物義賣，雖然成功地吸引了許多居民和遊客，但相對於真正進去寺院參與宗教性質活動的人卻很少，僧侶的開示和儀式的進行仍以泰文或巴利文為主。從寺院管理的角度來看，其經營方式缺乏後續拓展的策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一種世俗化的現象。

二、由於 Berkeley Buddhist Temple 的住持也是我在 IBS 的課程教師，加上淨土思想是我的研究主題，我在第一個學期幾乎周日有空就會去參加 Berkeley Buddhist Temple 的 Sunday service。一來可以練習英語聽力，二來觀察日本淨土思想在美國的實踐。日本淨土真宗雖然自許為大乘佛教，但其實其教義的詮釋則與基督教思想之間有高度的相似和曖昧性，例如：特別強調往生佛國淨土是依靠阿彌陀佛的他力本願，一般的業力深重的眾生是無法靠自力的修行方式來解脫，因此對阿彌陀佛 Shinjin(信心)是他們唯一解脫的方式，而最重視和常見的儀式活動是念佛和 chanting。雖然淨土真宗的教義，不像其它佛教傳統對於修行概念的詮釋，但因為歷史政治和多方經營的因素，淨土真宗與日蓮宗仍是日本境內最具勢力的兩個佛教宗派。而 Berkeley Buddhist Temple 的信徒也多為早期日裔移民的後代，類似於透過民族和家族性的凝聚力來維持傳承。有趣的是，他們認為其自身的正統性源於印度和中國的傳承，但對於中國佛教的想像皆受到日本佛教

宗派意識的影響，甚至許多擁有碩士學位以上的宗教神職人員也有仍有許多錯誤的理解。

三、以萬佛城在柏克萊的分院 Berkeley Buddhist Monastery 和其研究機構 Institute for World Religions 為例，由於其分院住持恆實法師本身是具有 IBS 博士學位的西方僧侶，加上其 Dharma talk 的風格活潑，又經常以彈吉他的伴奏來引導唱誦，自然地吸引許多年輕族群的聽眾。恆實法師的開示仍保留中國佛教的講經風格，他逐句地以英文來講解漢譯經典中的意含，形成他個人獨樹一格的風格。而 Institute for World Religions 則著力於中文經典的翻譯，



Berkeley Buddhist Temple



萬佛城



Abhayagiri Buddhist Monastery



位於 Fremont 的法鼓山分院以及泰國寺院

一般的日常生活和美國文化的體驗部分:如果 IBS 有舉辦學術或宗教性的活動，我和宿舍的同學們都會盡量的參與和幫忙。由於宿舍規模嬌小，雖共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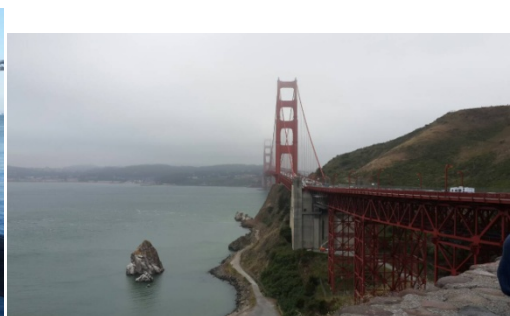
個單人房但大夥仍共享一個廚房，因此廚房中必此烹飪技巧的切磋觀摩與食物的分享，一直是生活中最有趣的一部分。我和同學們也利用假日時間，造訪附近的著名景點，如舊金山的金門大橋、附近的州立國家公園。而體驗美國人對美式職業運動的熱情也是不能錯過的部分，觀看現場的 MLB 和 NBA 比賽以期待許久，幸運的是鄰近的金州勇士隊今年六月獲得隊史的第二個總共軍，距離上次已有四十多年之久，讓我和同學們有機會體驗灣區球迷的熱情和瘋狂。而最讓人意外和興奮的是，Facebook 和 Google 的總部就在距離柏克萊一個小時車程的小鎮 Mountain View，透過同學在 Facebook 工作的朋友，讓我們得以進去遊繞了一圈。另外，也由於 Nakasone 老師的邀請，讓我和同學們有機會體驗美國的感恩節和其飲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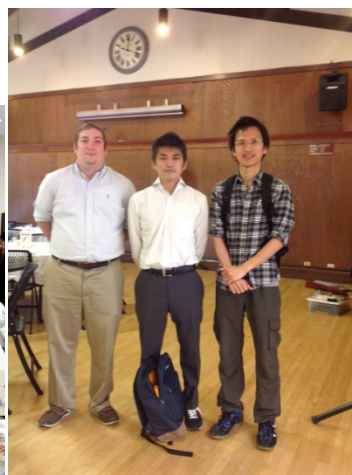
Facebook & Google



Hiking



舊金山 & 金門大橋



協助 IBS 和 Berkeley Buddhist Temple 的活動佈置



IBS 舉辦的浴佛節，包含不同佛教傳統的唱誦風格。



感恩節 & 史丹佛大學

五、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1. 在方法論的課程中最直接的受益是研究視野的擴展，以及更加清楚佛教研究在英語學界的進展與走向。並藉由上課時同學們的討論，對於英語世界如何省視佛教以及西方人士的興趣所在皆有更多的認識。
2. 在兩門淨土真宗的課程中，讓我有機會認識淨土思想在日本和美國的發展，雖然這些議題和我的碩論沒有直接的關聯，但卻給我很難得的機會從日本佛教、佛教在美國發展的角度，去思考中國佛教和台灣佛教本身的議題。
3. 從當代哲學的課程親身感受西方哲學的細膩和多元，以及西方學生勇於挑戰權威和既定成見的態度和熱情。例如，中文學界中經常引用和借據的西方哲學觀點，在西文學界卻可能遭受許多懷疑和批評，這些差異性是來到美國之後才有的難得體驗。
4. 提升我對語言和翻譯的敏銳性，因為課程中經常涉及許多漢譯佛典的英文翻譯，以及日本佛教對漢譯佛典的解讀，讓我自然地要小心其中翻譯和詮釋的問題。這不僅提升我的英語能力，也有助於我去發覺那些由於過於自信中文是我們的母語，而容易忽視的一些細節。
5. 課外的活動部分，讓我有機會體驗和認識美國和日本的生活，透過不同的生活形式來擴展自己的世界觀。並藉此機會向有興趣的同學朋友介紹中國佛教或台灣的文化傳統。
6. 由於我不僅選修 IBS 和 GTU 的課程，也利用地緣之便旁聽一門 UCB 與哈佛大學合開的一門課程，雖然語言能力的不足讓我無法完全地融入或理解課程內容，但這些寶貴的經驗卻是思考未來是否繼續申請博班的重要參考依據。

六、感想與建議

非常感謝我的母校法鼓佛教學院以及教育部的學海飛揚計畫，提供我這一次海外學習的機會和獎學金的資助。也很感謝從收集資料、準備申請的過程中，給我許多協助和鼓勵的家人、師長、同學和朋友，以及在美國一年中所認識的師長同學和朋友們，對於我的無知和語言問題的包融、體諒和教導。我也非常感謝與我一起從法鼓來到柏克萊的另一位交換生同學圓悟法師，他不厭其煩地與我討論許多課業和生活上的問題，以及親身的示範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佛法，一年下來讓受益良多。即使這一路走來並非全然順遂，處處面臨挑戰和挫折，但因為我很清楚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也因此我一直期勉自己盡量從積極正面的態度去看待。當我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已經是我在美國的最後一周，透過這一年的課程和生活的學習，給予我許多機會去認識自己以及思考碩論和未來的方向，雖然我不知道未來的變化，但這一年的經驗卻已成為滋養日後成長的土壤。